

然而刘禅曾有一段时间产生了动摇。

先帝去世之后，他明显地感觉到诸葛丞相变了。尽管面上仍然看不出任何异样，但刘禅能感觉到相父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先帝在时，这张弓总是张弛有度、游刃有余，然而现在却变得凌厉而蓄势待发，仿佛要急着赶在弓弦断掉之前射中某只猎物。

在诸葛丞相南征归来之时，皇帝曾诏其来宫中御花园赏花观鱼。

刘禅与丞相并肩走在花园小径上，听着丞相将南征诸事一一汇报。这些军务之事他一向并不太多涉足，也曾告诉过丞相遇事自行斟酌即可，不必汇报与他。然而循纪守礼的诸葛丞相总是坚持着向皇帝汇报军政要事的惯例。

刘禅听得不专心，却指着荷塘小溪边一方净石对丞相说：“相父还记得吗，朕年幼之时，相父曾抱朕在膝上，坐于此处赏荷念诗。”

诸葛亮闻言应答道：“臣怎会不记得。陛下幼时聪颖仁敏，先帝命臣多多教导陛下，臣自是尽心竭力。”这却是臣下礼节性的恭维了。

刘禅言：“朕幼时愚钝，学诗总是记一半便忘一半。只是今日见此景，却想起来一首儿时常背的诗——涉江采芙蓉。”

丞相便望着未成年的小皇帝笑了，说道：“臣也喜欢这首诗。昔日躬耕于陇亩之时，臣常常吟诵。”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女子采撷芙蓉于江畔，而想要赠与的意中人却远在北京。

刘禅想，丞相之思，也总在远道。只是这远道不知是究竟是故都还是故人。

有时候刘禅觉得相父如水一般温和的双眸像一泓深潭，看上去清浅无比，实际上深不可测。他从来没看透过诸葛丞相的想法，但他看得出丞相的心中仍然炽烈地燃着一团火焰。这团火焰和逝去的先帝一样，也和关张将军一样，和刘禅过去见过的所有跟随先帝的文臣武将们都一样。这团火不仅没有随着刘备的离去而熄灭，反而烧得愈加热烈，仿佛要连着刘备的份一块儿烧尽。

于是刘禅前所未有地开始动摇。他想，诸葛亮是他见过的这世上最聪明的人。如果是这世上顶聪明的人都坚持相信的事，那大概的确就是真的。自己之所以不相信，一定是因为有什么自己愚笨的脑瓜不能理解的证据证明了这件事的真实性。

而诸葛亮真心实意地相信着——兴复汉室，指日可待。

于是刘禅开始想，也许我也应该相信这件事。